

欽定史記

欽定史記

史記卷六十一

漢 太 史 令 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博 外 史 參 軍 裴 駙集解

唐 國 子 博 士 讀 史 司馬貞索隱

唐 諸 王 侍 讀 李 食 藥 館 學 士 張守節正義

伯夷列傳第一

列傳者謂敘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正義其人行跡可序列故曰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孔子系家稱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為

造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篇為春秋今侯今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

篇是詩書又有缺亡者也尚書有典與舜典大禹謨書十篇為尚書十篇為春秋今侯今五篇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

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正義舜禹皆典職事二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言天下者是

子云天下之大器是也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正義皇南論高士傳云許由者許

則大器亦謂之重器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堯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

名許由山在洛州陽城縣南十三里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義說者謂諸子雖

及夏時有卜隨務光等殷湯讓之天下並不受而逃事具莊周讓王篇正義經史唯稱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義說者謂諸子雖

伯夷叔齊不及許由卜隨務光者不少義見何以哉故言何以稱焉為不稱說之也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義說者謂諸子雖

見其文稱余而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義說者謂諸子雖

加太史公曰也其上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義說者謂諸子雖

史公聞莊周說許由務光等也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逃箕山其文辭不少便槩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

之文辭遂不少便槩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

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列傳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賸音覩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承發之詩是

于差徂兮命之衰矣是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義說者謂諸子雖

怨詞也故云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義說者謂諸子雖

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蓋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

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掃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

竹國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

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義說者謂諸子雖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一

列傳

荷之重若彼承微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釋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案伯夷
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經謂夷齊由光等也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食夫何則烈士
得夫發憤而遇禍災是輕若此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經謂夷齊由光等也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食夫何則烈士
名是也又引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也正義重謂盜跖等也經謂夷齊由光等也亦是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引賈子食夫何則烈士
非夷齊類同潔行立名後代稱述亦太史公欲說世後名者迷之也案賈子曰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案賈子食夫何則烈士
云已身反復物也案烈士徇名考者死權案言資權勢以矜夸者眾庶馮生案馮者時也音徒生每生每者胃也胃即
貪之義正義太史公引賈子警作史記若貪夫徇同明相照案已下同類相求正義天欲雨而往雲從龍風從虎
財烈士何名考者死權案言資權勢以矜夸者眾庶馮生案馮者時也音徒生每生每者胃也胃即
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騰而谷風案聖人作而萬物覩案同明相照案已下同類相求正義天欲雨而往雲從龍風從虎
與張璠曰猶言雲從龍風從虎也案聖人作而萬物覩案同明相照案已下同類相求正義天欲雨而往雲從龍風從虎
識也聖人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殁後至五百歲而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五百歲而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治人故長於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物類
草木壯壯雖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故長於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物類
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睹見案伯夷齊雖賢得夫
子而名益彰正義伯夷齊雖有實行得夫子稱述而世名益彰者類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案千里以喻類同因孔子
而名嚴尤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正義伯夷齊雖有實行得夫子稱述而世名益彰者類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案千里以喻類同因孔子
砥行立名者正義砥音旨砥行修德在鄉閭者若不記案有附驥尾而名馳遠者埋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案閭巷之人欲
索隱述贊曰天道平分與善徒云賢而餓死盜且聚羣吉凶
倚伏報施糾紛子罕言命得自前聞嗟彼素士不附青雲

史記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案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潁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潁陽縣有潁水也正義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潁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潁陽縣有潁水也

貧困常欺鮑叔案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南陽及分財利而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

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齊世家云鮑叔牙曰君將治齊則高侯與叔

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案韋昭云鮑叔牙也案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正義齊世家云鮑叔牙曰君將治齊則高侯與叔

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四曰疾案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賈音古案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

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

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

爲君相出其御之妾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

子之意自以爲足矣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悟而問之徐以爲然

別錄之說正義管子十八篇在法家正義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也正義七畧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倫義正義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

哀微桓公既賢而不免之至王乃和鞏吉何不觀勉輔弼至於帝正美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
將貢其美而收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正美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
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方晏子伏

莊公尸哭之於廟行三哭人曰

此所謂盡忠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晏生在世已雖與之爲僕隸爲之執鞭亦

良史可以示人臣節也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左仲稱賢栗乃實廩豆不掩肩轉禍
去孔穎達注左仲史折執鞭成禮而去人望存焉

老子者正義朱韜林及元伯目廣頌疎齒方口厚唇額有三五達理日月星辰有樂於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父

達成聖學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云楚若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若屬陳今檢地理志

尚存在今亳州貴溪縣屬音賴晉太康地誌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固以爲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玄云李氏女所生因母姓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固以爲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正也然

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六水反說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蓬沙磧上轉蓬

而行謂之蓬累也蓬蓋也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役不遺取則自罷蓋林林總總而
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遺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囀蒿細葉蔓生於

也異車行豕也

漢中風吹則振斷隨風轉移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其賈賈不令人見故云若虛而君子之人身
 也喻高江東呼為斜青云
 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嵇康高士傳亦載此語
 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不足也
 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委態之容色與淫慾之志皆無益於

夫去除也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

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
正義李九函谷關

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為散關令是也正義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為喜著道德經一卷謂之
 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函谷關在函

子焉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正義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
 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遇候物色而述之果得老子子亦知其奇視其氣物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其勝實

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尹喜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
正義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
 氣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

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此言老子之壽
正義此言老子之壽
 王時見衰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僖即老子也

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離合相反則別五百載又合
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然與此秦離合相反則別五百載又合

達或曰僖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段干段干應是魏邑
正義此云封於

名也而親世家有段干氏注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宗子注正義之樹
正義之樹

反注子宮宮玄孫假正義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
正義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
 結儒學退而後之也
正義音古雅反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
 此是贊也又云此是昔人所評為老聃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
 也正義
 莊子者蒙人也集解蒙地志蒙屬梁國梁國之蒙邑也
正義
 七里北云莊周為漆園吏正義括地志云漆園故
正義
 即此按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闡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又作人姓名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
正義
 率寓言也又作人姓名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
正義

盜跖跖篋（索隱）便微言聞盜跖言法亦有音去篋音去劫反（正義）跖名丘魚反篋音苦類反跖開也篋箱類以詆訛孔子之徒（索隱）誹訛誹訛音誹訛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誹訛自去聖君虛丘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索隱）按莊子畏果虛篇名也卽老聃弟子

鳥弟（索隱）北郭畏果之山成梁云山在魯亦云在涿州此篇青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衛生之經若樹木無情死灰無心禍不至惡有人災然莊子雜篇與桑然善屬書離辭（正義）折其辭句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正義）剽剝也雖當世宿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有實事也

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此洋自恣以適己（索隱）洋音汪羊又音兄義又作慶（正義）洋音期己音紀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當周顯王三十年

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索隱）孤小也特也願爲小豚不可得（正義）也子亟去（索隱）音棘無

污我（索隱）汚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索隱）汚瀆音烏讀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子云莊子釣

大夫往曰願以境內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

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申子名不害按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千韓昭侯（索隱）衛卽昭侯用爲

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王劭按紀年韓昭侯之世兵寇屢交與乎此言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

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索隱）軀案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書二篇中書六篇皆合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正義）阮孝緒七略云韓非亡喜刑名法術之學（索隱）軀案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

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爲君臣

故曰歸於黃老（索隱）斯未爲得其本旨十餘篇號曰韓子非爲人口吃（正義）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正義）孫卿子二

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正義）宣帝降改姓避漢也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韓王效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

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

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正義）介冑也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

用非所養（索隱）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常所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索隱）又非義邪諂諂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正義）韓非

用忠良令國削弱故觀往古有國之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此皆非所著篇名也孤憤憤不

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說二十卷（索隱）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

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頃省小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相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也

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凡說難識情理不當人主之心恐犯逆鱗說之

難知故言非吾知之正義能分明吾意以說之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正義又未為明也向非其難

敬而滅其所醜（案）所謂說之主也飾其所敬者說士當知人主之所敬而時以文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

（正義）前人自知其失誤說士無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案）謂人主自勇其斷說士無以己意而攻問劉伯莊云貴

（正義）人斷窮極之乃為誦上也乙之理難同怒以下敵上也（案）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案）按上

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案）按上

（正義）人主與甲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又若大忠無所拂辭（案）拂拂者拂也忠之人志在匡

之悅而（正義）又幾諫即不拂拂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案）謂大忠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與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

近不疑（正義）不疑排乃後周澤澤儒儒君字假借耳弗違也（案）弗違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與化事在匡弼君初知盡之難也

（正義）一作得難一作辭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案）韓子作得盡之辭言說士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案）謂君

知談說之難也（正義）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案）謂君

日已久誠者於君也（正義）君之渥澤周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案）謂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

之成也（正義）夫相須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伊尹為庖（正義）殷本

有莘氏（正義）殷本負鼎俎以百里奚為虜（正義）百里奚世家云秦穆姬也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

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正義）百里奚世家云秦穆姬也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

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正義）汙音烏則非能仕之所設也（案）韓子作能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

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正義）其子鄰父說者當矣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世

（正義）歸姓也括地志云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正義）其子鄰父說者當矣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世

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正義）當反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

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間往夜告之

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

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

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

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正義）龍蟲類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

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案）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無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

平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

乾隆四年校刊

已巳卷六十三

川專

五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

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遣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集解樂毅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屬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隱諱韓非也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集解

之意也集解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集解樂毅胡革反用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尊卑魯逆賈西垂莊蒙

史記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集解穰苴田氏之族為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義齊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田穰苴為司馬官主兵

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集解阿甄皆齊邑晉太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德志云甄城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

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集解謂命之為將以將軍也將軍將軍則亂

有六國時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闕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

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集解按旦日謂明日

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集解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正義已音紀

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集解仆音赴仆者卧其表也決漏謂決

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

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集解援枹音袁枹音浮正義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赦既往未及

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集解

魏武帝曰苟便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

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集解謂斬其僕車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徇馬在左故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

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此作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正義此作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

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

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

國等正義田乞田豹子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爲齊威王案此文誤也當云

號爲齊威王故世家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威王也正義此作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正義此作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

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閭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

矣案謂司馬法說行兵指讓有三代之法若夫穰苴區區爲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指讓乎世既多司馬兵

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案謂司馬法說行兵指讓有三代之法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爲穰苴武能威敵斬買以徇三軍驚揚我卒既殲彼施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威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正義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闔閭爲吳將作兵法十三篇以兵法見於吳王闔閭盧曰子之十三篇正義七錄云孫子兵法

又有中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

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案孫子兵法反案孫子兵法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

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鉄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

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

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案此音色吏反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

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大

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

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

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案孫武家也去縣十里案隱越絕書

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

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六十四

列傳

六

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七錄云越絕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

龐涓俱學兵法索隱龐涓忍反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

於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正義今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

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

弟重射索隱弟且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射者石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質索隱質猶對也將欲對

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驢與彼上驢取君上驢與彼中驢取君中驢與彼下驢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

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

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事

之難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救關者不搏掖索隱音搏戰謂敵關者當善為解之無以手助相

可控捲而擊之掩節季也劉氏云控捲捲縮非也救關者不搏掖索隱音搏戰謂敵關者當善為解之無以手助相

搏虛索隱批音白結反充音若浪反按批者相排擠也音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搏者擊也齊也虛者空形格勢禁則

自為解耳索隱謂若批其相亢擊搏彼虛則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為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

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索隱謂齊今引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

魏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索隱王劭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

二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就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索隱魏武帝曰蹶猶挫也

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甕明日為五萬甕又明日為三萬甕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

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

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

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

豎子之名索隱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

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

楚之疆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王名疑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思忘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美人既斬良將得焉則孫臏胸籌策龐涓吳起相魏西河稱賢陳轅事楚死後留權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左氏楚世家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

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左氏楚世家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於秦

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

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

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案地理志潁川有城父縣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

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

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案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

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

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訥案剛戾忍訥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

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

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

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

父之讐我將歸死向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樂闕劉氏貫音會又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

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向至楚楚并殺奢與向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

之亂樂闕春秋昭二十年宋華亥向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

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

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樂闕其關在西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

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

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樂闕張勃曰丹

陽漢陽縣樂闕張勃晉人吳鴻盧儼之子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

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蠻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

巢而歸樂闕二邑楚縣也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黎嘉姓之國居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

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勤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

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樂闕左傳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

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

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

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樂闕徐廣曰伯州犂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犂之子曰卻

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却吳世家吳亦以語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追絕不得歸樂闕蓋餘也後聞闔

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

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樂闕劉氏貫音會又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

子囊瓦樂闕劉氏貫音會又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樂闕劉氏貫音會又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

之於江南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

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與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樂闕劉氏貫音會又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

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樂闕劉氏貫音會又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樂闕劉氏貫音會又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